

小说
E 世代



会不会看见爱情的完整容颜
那集满了各种玫瑰
如果玫瑰是爱情的魔力花
玫瑰似乎是爱情世界里的必备品
小说里 电影里 生活里

玫瑰的爱情

● 小旦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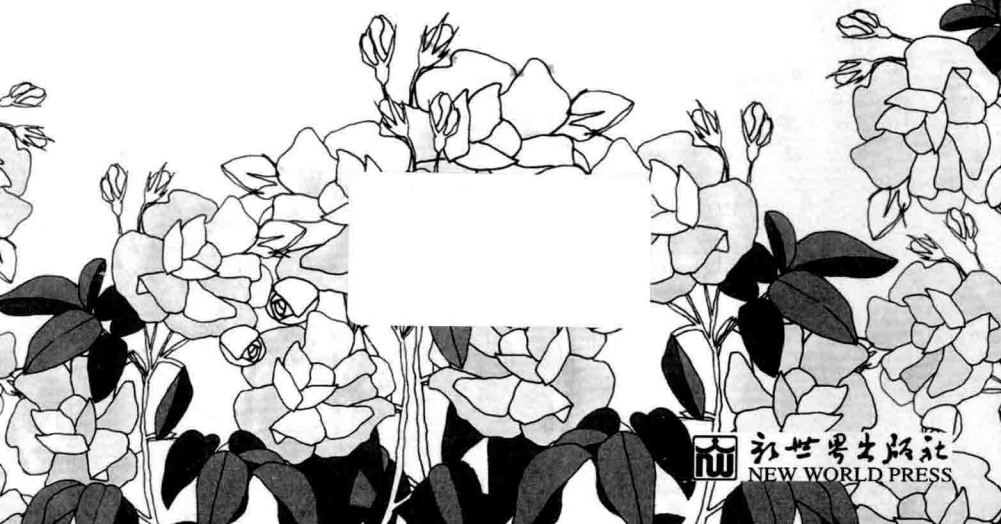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玫瑰的 情爱



小白
著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经台湾红色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授权出版发行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：图字：01-2003-5313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玫瑰的爱情 / 小旦著. — 北京：新世界出版社，2003.7

ISBN 7-80187-060-3

I. 玫… II. 小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60821 号

玫瑰的爱情

丛书策划：红书坊工作室

作者：小旦

责任编辑：杨彬 刘春梅

封面设计：张京华

出版发行：新世界出版社

社址：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 24 号 (100037)

总编室电话：(010)68995424 (010)68326679(传真)

发行部电话：(010)68995968 (010)68998733(传真)

本社中文网址：www.nwp.com.cn

本社英文网址：www.newworld-press.com

本社电子信箱：nwpcn@public.bta.cn

版权部电子信箱：rights@nwp.com.cn

版权部电话：+86(10)68996306

印刷：三河市文化局红旗印刷厂

经销：新华书店

开本：880 × 1230 1/32

字数：143 千 印张：7.125

印数：1—20000 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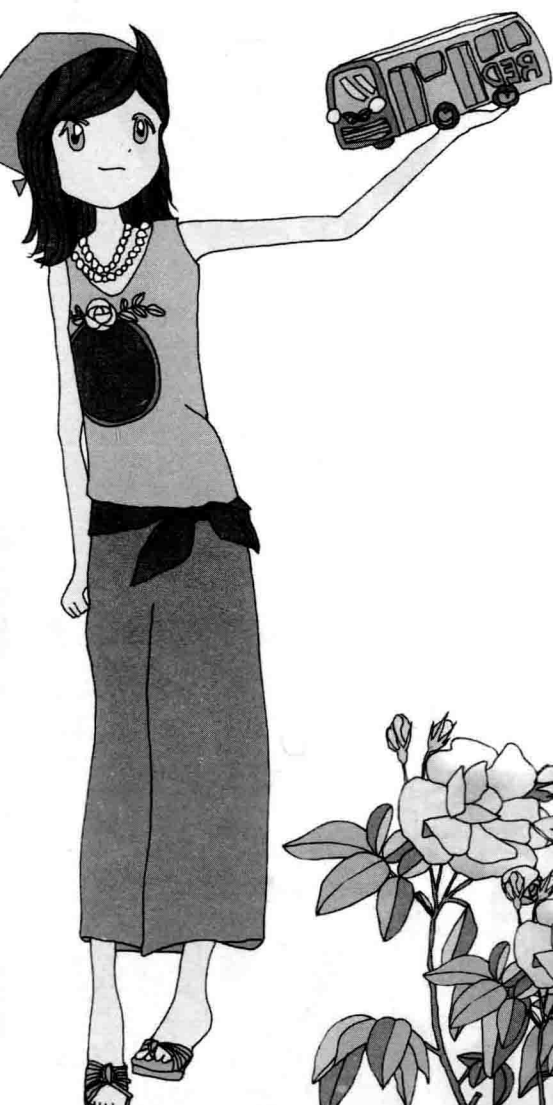
版次：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书号：ISBN 7-80187-060-3/I·019

定价：16.00 元

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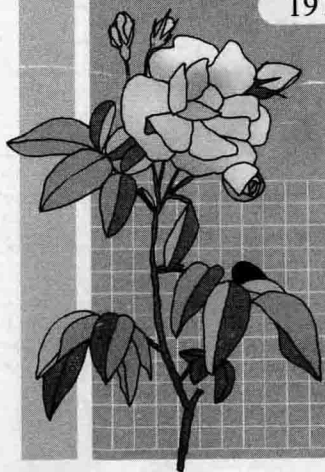
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



目录

- 01 天空玫瑰的故事
- 22 金玫瑰的故事
- 34 红玫瑰的故事
- 48 香槟玫瑰的故事
- 62 银玫瑰的故事
- 75 白玫瑰的故事
- 104 紫玫瑰的故事
- 117 黄玫瑰的故事
- 129 黑玫瑰的故事
- 140 橘玫瑰的故事
- 152 粉红玫瑰的故事
- 197 星空玫瑰的故事



天
空
玫
瑰
的
故
事

“哈……”

我在合十的手心里呼出一口热气，然后用力地搓搓已冻失知觉的双手，希望能找回一点温度，一点知觉。

冬天。我最讨厌的季节。

冬天的气温过低，不适合玫瑰生长。

我，叫玫瑰，只因我出生在玫瑰泛滥的情人节。

一到了冬天，我觉得自己根本一点都不玫瑰，不飘灵秀逸也不笑靥如花。勉强要说像的话，大概只能说像裹了十几层皱纹纸的纸玫瑰，连笑起来都是干干皱皱的。

对于低温，我无力抵抗。

虽然我可以在头上戴上可爱的毛帽，可以在身上的毛衣外加外套再裹风衣，塞得像七彩的企鹅，可以穿上我最厚的牛仔裤加上毛袜，踩着我厚重温暖的球鞋……

但是，我还是冷。

因为寒意的登陆据点，是我光秃秃的双手。

我在一个南部的火车站里卖火车时刻表、比常价贵五块钱的饮料，跟一堆有名没名的书报杂志，常常得收钱找钱，戴手套会妨碍我的工作，所以我只能把双手深深地埋进温暖的口袋里，除非必要绝不轻易让双手抛头露面。

虽然说便利商店占据街头后，我把手抽出口袋的机会越来越少，但是出于一种专业的坚持，我还是不习惯戴手套。



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站，不像台北、台中那种火车站有大大的建筑物，人来人往地川流不息。但是这里也不像瑞芳那样的小站，往来的人少到彼此认识，天天相见都会闲聊几句，培养感情。

在这里川流着的都是重复熟悉的陌生面孔，我天天看到他们，却从来不知道谁是张三？哪个又是李四？

我跟他们之间隔着一个柜台的距离，如此接近又如此地疏远。

彼此之间的交流，只有收钱找钱前后几分钟。

柜台外直接面对的就是大马路，马路上川流着似曾相识的车潮，上下班时间不过是同一股车潮朝不同的方向进行，并造成拥塞罢了。

一样的，我跟他们之间彼此熟悉彼此陌生，不同的是我跟他们之间更少有交集。

星期六、日是火车站人潮的小集散，逢年过节外带寒暑假才是大集散，所有的外出求学的学生，都会拖着大包小包行李归家、离家。

听说在便利商店没有普及化之前，我所顾的这一块小小柜台，可说是生意兴隆，虽然说东西贵了点，但是在要买没处买的情况下还是有人会乖乖掏腰包。

自从便利商店以街头街尾各一家的密集度出现后，这小小的柜台唯一的用处，大概就是出售火车时刻表。通常我都是一个人窝在柜台内发呆、看书、看看电视讲讲电话，就这样过掉一天。

或许有人会指责生意不好是因为我这样的疲懒态度。

没有笑脸没活力没有精神及热诚，一点都不像便利商店里的那种，会大喊“欢迎光临”的年轻店员那样的活泼有朝气，难怪生意不好。

问题是，我不是摆在橱窗里那种笑得艳艳的玫瑰，所以我不会对着鲜少瞄我一眼的往来人潮，呆呆地摆出没人理睬的笑脸。

敲敲我的玻璃柜台来买份报纸或饮料什么的人，通常都是钱一扔，东西跟零钱一收就走人，我的笑脸往往错过他们的视线。

就连递钱的时候很多人都宁可看着报上斗大的铅字，而不肯抬头瞧我一眼。

呵，这也难怪，我的笑容毕竟不值一亿四千万。

“午安…”

“十块钱。”

我瞄了一眼柜台上的晚报，报了一个数字。

“谢谢。”

来人递过十块钱，却一点都没有要走的意思。

大概是等找零吧？大概刚刚是我说得不很清楚，于是我又重说了一次：

“十块钱。”

“我给过啦！”

那人探过身来看看我的电视屏幕。电视上正播放着一个寻常的烹饪节目，一个胖胖的黑人正在介绍一种叫“天空玫瑰”的玫瑰，据说拿来做法拉不错。



天。空。玫。瑰。

“很美的名字，对不对？”

“……”

我突然觉得舌头打死结，鲜少有人跟我的对话是脱离商品跟价码的。

“天空玫瑰啊！”

“嗯。”

我点点头，望着电视小小不清楚的屏幕。

其实那并不是多特别的玫瑰，但是它的名字很特别，于是那样的玫瑰就很特别了。

天。空。玫。瑰。

玫瑰跟天空有什么关系？

是颜色？是产地？还是一个曲折离奇的典故？

“听说它有天空一般的颜色……”

站在柜台前的男生说。

“天空的颜色？”

天空的颜色该是淡淡的蓝？还是得把白云算进去？

“就像那个……”

他用报纸指着外头的天空说：

“就像随便剪一段天空折成的玫瑰……”

眼前的他很诗意地说着。

“哦！是那个样子啊！”

不要问我是什么样子，不诗意的人是听不懂诗意描述的，我的话只是随意敷衍罢了。

很多人可以在不同的地方跟不同的人闲话许久，纵使那只是一同等公车的某个人，一下车从此天涯，不过他们不在乎，依然可以聊得很开心。

我不是这样的人，跟陌生人攀谈对我来说相当别扭，聊不到两三句就会冷场，所以我妈妈说我不是做生意的料，或许换个工作对我来说会好一点。

“就是蓝里透白的那种颜色……”

看来我的客人跟我是不同类的人，很喜欢跟人家谈天，他正努力地跟我描述那种只生长在外国、得翻植物图鉴翻很久的花。

“嗯。”

真的有那种蓝里透白的玫瑰花吗？我怀疑他在唬我，说不定连他都没看过那种花。

有些人就是无聊，没话也要找话说，我心里暗暗地不高兴。不是每个站在柜台后的人都必须贩卖一切。

我贩卖的是商品，至于我的时间跟心情，标价牌上写着非卖品，所以面对想找人说话的人，我有权敷衍。



天空玫瑰测验

问题:

每天对着计算机工作,做文书处理的时候,遇上不要的资料,按下“删除”,它就消失了。

如果人生真的可以如计算机这般便利,遇上不喜欢的人,点一点,消失,多好!

好,现在你就坐在计算机前,你想“删除”什么人,以下四种让你选择,你最想让哪一种人消失?

答案:

1. 所有的人
2. 情人
3. 情敌
4. 自己

选一的人,建议你翻到8页,读天空玫瑰的故事——水蓝篇。

选二的人,建议你翻到8页和14页,读天空玫瑰的故事——水蓝篇及粉色篇。

选三的人,建议你翻到14页,读天空玫瑰的故事——粉色篇。

选四的人,建议你翻到8页,读天空玫瑰的故事——水蓝篇。



天空玫瑰的故事【水蓝版】

“十块钱。”

我对着柜台外的人说。

是他。

现在他很固定地每天都来买晚报。大概是坐通勤火车在这里买东西比较方便，再说报纸在这里不涨价，来这里买跟到便利商店买其实都差不多，这里还比较近一点。

“你看，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的天空玫瑰哟！”

他献宝似地翻出一本厚厚的图鉴。

照片上的花一点都没有天空的颜色，旁边爬满了一堆我看也看不懂的英文介绍。说不定他只是随便拿一种玫瑰哄骗我，欺负



我看不懂英文，以介绍之名行搭讪之实。

“哦。”

我眼皮抬了抬随口应了一声，十块钱买一份报纸应该不算太贵，我没必要随报附上我的笑脸。

“看，飞碟！！”

这个人根本是走火入魔，就只为了让我抬头多瞧他几眼。

这个陷阱很粗糙，粗糙到任何的小动物见到都会绕道而行，所以听见这话，我没有抬头。

“你的报纸飞了……”

“啊……”

一抬头，正好对上他戏谑的眼光跟洁白的牙齿。

“嘿嘿，成功了。”

他像个小男孩似地沾沾自喜。

神经病。

无聊。

我并不会泼辣地跟他理论，或许他存心就要挑起我的脾气跟我的注意，我没必要让他称心如意，于是白了他两眼继续低头看我的书。

“你的报纸真的飞了。”

故计重施是没有用的，我没有那么笨，会被他骗第二次。

“我保证，我说真的！”

“哦。”

我就是不抬头，就算他再如何保证他说的是真的，我就是不

相信。

在诚实这件事上，他有前科，素行不良。

“玫瑰，你的报纸真的飞了！”

火车站拖地的欧巴桑对我喊着，报纸真的从架上被风吹落地。

我张惶地抬头，一抬头又对上他满是笑意的眉眼。没来由地微微发怒，这人怎么那么爱笑啊！我用白眼问候他的笑脸，走出柜台去捡报纸。

这人就只会杵着跟我说报纸飞了，也不肯好心地替我捡起来。

走出柜台，迎面刮来的冷风，让我的脖子微微一缩。

低温究竟什么时候过境？什么时候才把暖暖的冬天太阳还给我？

从暖暖的口袋里伸出右手，要去捡那份报纸时，一只大大的手在我的手之前，先行盖在了那张飞落地的报纸，就这么不经意间我的手心贴上他的手背。

抽手。

右手仓皇失措地逃回口袋里，脸色微微泛红。

这人，怎么刚刚不捡，现在却又殷勤起来了？

“你的手心很温暖。”

“呃！你的手背有点冷。”

我有点愚蠢地回答着。

“你叫玫瑰？”



“嗯。”

其实用不着问，刚刚欧巴桑已经喊得全车站人都知道我叫玫瑰了。

“你的手心很温暖。”

“你……刚刚说过了……”

“哦，是吗？”

平常善于言辞的他突然别扭了起来。

“我是想说，你手心的温度是适合天空玫瑰生长的温度……”

他翻起书来指着一行英文以掩饰惊慌失措。

他的脸上有跟我一样红红的薄雾。

往后只要他来，他还是会千方百计地挑起我的注意，我不理他，也不再多是敷衍，偶尔还会回他几句话。

或许我总有那么一点点愧疚吧！关于那偶然的接触。

老实说其实那没什么，在收钱找钱之间，我难免会跟形形色色的手碰触。

但是我并不曾如此在意。

大抵是情况不同吧！我如是猜想着。

过完冬天之后，在大家都换上薄衣服的春天里，有好一阵子都没瞧见他，一天、两天、三天……日子一天过去一天，我由原本的不以为意到开始会探头看看每回出站的人群。

或许他会跟着下一批人出站，我想。

我从来都不知道他的名字，虽然我们聊过天，虽然我们曾经